

投稿邮箱:qlwbhbz@163.com

【一人一城】

【泉城老字号】

百年岁月的“一大食物店”

□杨曙明

在经三(路)纬六(路),有家“前店后厂”的“济南一大食物责任有限公司”,这是家创办于1912年6月的百年老字号,原来叫“一大食物店”,店址在泉城路,后来因为道路拓宽改造搬迁到现址,时间是在2001年四五月间。

糕点在济南民间俗称为“点心”。《1927·济南快览》中对“点心铺”是这样介绍的:“济南人民一日两餐,不喜间食,故点心亦不甚讲求,仅备妇女探亲及办红喜事之用,外表色彩虽不甚恶,然味无可求。”或许是因为如此,相比于药店、粮栈、炭栈、布匹店、服装店等,旧时济南“点心铺”数量很少,老城内仅有稻香村、桂鑫斋、信芳斋、芝兰斋、金香斋等。在这些点心铺中,“一大”与“稻香村”算是名气比较大的。

“一大”的创办人叫周志泉,浙江绍兴人,最早的店址在院西大街(今泉城路)9号。关于“一大”的招牌,说来还有段小故事。店主周志泉当年为店铺起的字号是“天南货栈”,招牌为竖写,而书写人有意或无意间将“天”字分离为“一”和“大”,因而就被很多顾客误读为“一大南货栈”,并由此“错打错对”地沿用下去,成为市井俗称,再到后来,店家索性就让“一大食物店”成为其正宗的招牌字号。

“一大南货栈”最初主要是销售糕点、糖果之类的南方特色食品,后来因为南北文化融合销量日渐增大,并考虑到食品保鲜之需求,所以店家就开始了自产,并由此变成了“前店后厂”模式,也就是其销售的食品都是在店铺后院里加工制作而成。由于其生产的糕点色、香、味俱佳,且经营理念注重以质悦民,以信取民,因而颇受消费者的欢迎。尤其是其蜜三刀、罗汉饼、牛舌酥、开口笑等“京八件”糕点,莫说是在济南,就是在山东也很有名气,成为当年人们请客送礼的上等佳品。

上世纪40年代中期,周志泉因为家族析产回了原籍,其侄周伯元继任“天南货栈”经理,可干了不几年,他就因为家庭原因不想干了。1948年秋,在他欲将“天南货栈”关门歇业的时候,原店员井士义、刘庆云、赵西钩、孙奶奶、赵西露等人不甘于此,便共同集资接管、盘下了店铺,并顺势而为地把“一大南货栈”更名为“一大食物店”。不过,其当年的营业执照上注册的企业名称仍为“一大合记南货栈”,1950年注册的企业名称是“一大合记食物南货店”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6年,公私合营化的“一大食物店”,成为济南商业局烟酒公司下属的国营门市部,并几经搬迁最后落脚在

泉城路173号,经营仍是以糕点为主,同时兼营烟酒糖茶。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间,“一大”既是烟酒公司下属的门市部,又是历下区国营食品商店的公司名称。在“一大食物公司”的名下,曾有过包括“一大食物店”在内的多达二十多家营业商店,其中,同为老字号的“鸿祥茶庄”和“稻香村”,都曾是“一大”公司的“家族”成员。

鸿祥茶庄创办于1930年,创办人是章丘旧军孟家的孟养轩,店址在院西大街。“稻香村”分为苏州稻香村和北京稻香村。“苏稻”创办于1773年,“北稻”创办于1895年,济南稻香村当是“苏稻”或“北稻”的分支机构,最早店址也在院西大街,至于何年何月进入济南的,确切情况不详,但在《1927·济南快览》中,已有“稻香村”的记载。1956年公私合营后,“鸿祥”和“稻香村”都成为国有商家。时下,“鸿祥”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,而众多的“稻香村”也非昔日之“稻香村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济南烟酒公司(站)还曾成立过“一大糕点厂”,主要为“一大”公司所属的商家配套生产糕点。“文革”初期,“一大食物店”曾被改名为“胜利门市部”,“一大糕点厂”则相应改名为“胜利糕点厂”,“文革”后期,在恢复老字号名称的时候,“一大”的店、厂再次分离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“一大食物店”,是五开间的三层楼房,一层为营业厅,二层、三层为办公场所。与泉城路上多为三开间的店铺相比,“一大食物店”显得较为宽阔。中间是宽敞的大门,上方悬挂有金黄字体的匾额;两侧各有两个大玻璃窗,而且一尘不染,窗几明亮,不像多数店铺那样,习惯于把玻璃窗当作玻璃橱窗来使用。此外,“一大食物店”的门槛在六七级台阶之上,这在泉城路上,就连规模最大的百货大楼也没有它的门槛高。在我的记忆里,“一大”店堂内,北、东、西三面是柜台,由于地势高、采光好,所以显得格外宽敞明亮。

改革开放之初那几年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渐渐提高,“一大”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,顾客盈门几乎成为天天都能见到的情形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伴随着泉城路的繁荣,“一大”也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。2005年4月,“一大食物公司”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的“济南一大食物有限责任公司”。

改制后的“一大”,坚守百年老字号,继承了传统工艺和原有配方,用料考究、制作精心,在糕点口味“不走样”的前提下,不断创新发展,使得其产品不仅保持了原有特色,而且丰富了内容,提高了营养价值。同时,为了保证质量,他们始终坚持自产自销的原则,杜绝盲目扩张,其自产的糕点只供给自家所属商店销售,且大都当日销完,即使有少量剩余,也必须在72小时后下架,其以质悦民、以信取民的经营理念,使得“一大糕点”,尤其是桃酥、蛋糕、炒糖、长寿糕、罗汉饼、牛舌酥、蜜三刀、百粒糕等,至今仍是济南市民青睐的食品,顾客盈门也就自然而然。

1998年12月,“一大”被国内贸易部授予中华老字号;2005年6月,中国商业联合会又将其吸纳为“中华老字号”会员单位;2007年4月,被山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认定为“山东老字号”;2013年1月,被济南市商务局认定为“济南老字号”。

作为有着107年历史的老字号,“一大”自开业至今,没有歇业过一天,实在难能可贵,由此也更值得我们为之祝福、点赞。

百年“一大”,播撒芳华,传承品牌,精神可嘉。

□李建设

我是在参加济南周三读书会时,收到逢金一老师的诗集《去留书》的,一打开,生活的气息便扑面而来,里面朴素如拉家常的文字,吸引着我一口气读完。

逢金一老师是我敬重的一位作家,虽在几次文学活动中照过面,但往往都是他在主席台我在听众席,我认识他,他不认识我。单清瘦高大的身材就让我生出一种逼仄感,不敢靠近他。直至读了他的这本《去留书》,有如邻家大哥的闲叙聊天,那种疏离的感觉立马就消失了。有人说,文如其人,想必逢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吧!

作者是编辑,也是作家,还是诗人,更是一位细心的生活观察家,他眼睛看见的、耳朵听见的、亲身体会到的……只要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,可以引发思索的,都用文字忠实地记录下来。《去留书》就是这样一部书写小区的人和事的诗集。作者在后记里说,此部诗集最初的名字是《小区纪略》,的确,作者的素材全部源于自己小区,就连写风,也是小区里的风。

从一个小区作为切入点,由点带面,揭示出整个社会的现象,一样有着宏大的主旨。作者生活的小区,就是一个缩微版的小社会。从文字中,很容易让人感到,诗中的某某似曾相识,原来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……这部诗集用生活的语言去创造诗意。生活是真实而充满鸡毛蒜皮的,是几乎没有诗意可言的,然而,《去留集》却让生活有了诗意,就是那辆每天必经小区的156路公交车上,都变得富有诗意。无论是从肿瘤医院下车的小宝,还是聊赌钱输了7万的东北大妈,在本无多少诗意的156路公交车上,经过作者的记录和截取,显露出生活的反差,硬是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开出了诗意的鲜花。

在《去留书》里,一切生活的琐事皆可入诗,小到两只杯子、一棵树,大到……其实在区区方圆几百米的小区里,也没有什么大事,就是一个小区命案,在作者的笔下,也只是像老太太们拉家常似的,不露声色地描述。作者在后记里说,自己的诗深受美国诗人罗宾逊现实主义的影响,我感觉还有左拉、福楼拜自然主义的影子,只是冷眼旁观并如实记录,看似置身事外的云淡风轻,没有一句情感流露,但在冷峻的笔调下,却蕴藏着作者情感的波澜,感觉只差一根导火索,一触即发。

作者所住的小区,是城市里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,在作者的笔下,也都是一些普通的人和事,最大的官可能就是刘局长了,还有书商于厂长、地产大亨燕总,更多的是小区乞丐、卖肉的、看大门的、破烂王、包工头……这些“不入流”的平民百姓。作者就是为这些人物立传,从他们的身上,揭示人生百态与生活的甘辛。

《破烂王》里破烂王的生意有猫腻,贬货杀价,短斤缺两,这是他们的生活技能,作者无意声张,那“老远就会用眼睛钓着我”中“钓”字生动传神,对应了下句“盼能钓出那句话来喂养他的生计”中的“盼”字,其实就是希望有户主来喊他收废品了;《古有<水经注>》里,以戏谑的笔法对注水肉和瘦肉精的现象进行了谴责,而《卖金锣肉》则揭示了一家正规的肉店偷买便宜肉掺进正规肉的勾当;《我的邻居刘局长》,仅七十余字,就写尽了局座的一生:曾是不知悔改的造反派,先是儿子吸毒被抓,自己退休后又被纪委查办,最后疯掉了。文字可谓老辣,简洁至极。作者没有一句议论,但字里行间却能让人读出刘局人生的宿命,在“文革”中就埋下了伏笔。而作者在另一首诗《小区里有条狗,叫刘局》中,明显地表达出了对这位所谓刘局的憎恶。还有《小区盛会》,对举手表决的形式主义进行了生动的素描,连举手放下都是整齐划一的动作,真是不着一字尽得讽刺之妙……

整部诗集里像这样现实主义的诗比比皆是,对发生在小区里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描述,作者虽没有言明,但揭露出来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。

小区是社会的细胞,小区里的人和事,何尝不是社会中的人和事呢!由小区扩及社会,达到以小见大、由点到面的效果。在《灵魂去哪儿了》里,作者表达了对某些人和事的无能为力,“有些灵魂去了下水道”,而自己要做的只是“管好我自己”,这也许就是一个文人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理想吧!正如作者在《后记》中所说,“写些微末无用的文章,想些不能实现的心事,看花开花落,听潮退潮涨,半生就此一晃而过。”只是,对读过这部诗集的你我来说,是否真的无用?还是触动了哪怕一闪而过的灵魂?